

最新畅销书

侠女柔情



侠女柔肠

—

古玉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91·沈阳

侠女柔肠

二

古玉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91·沈阳

侠女柔肠

三

古玉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91·沈阳

侠女平场

四

古玉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1991·沈阳

侠女矛肠

五

古玉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91·沈阳

侠女柔情

六

古玉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91·沈阳

侠女柔肠

Xiānǚ Róuchang

古玉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:1,160,000 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48.825

1991年5月第1版

1991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24,660

责任编辑:马达联

责任校对:陆平

封面设计:杜风宝

ISBN 7-5313-0606-9/I·572

定价:11.90 元

第一章

风砂弥天。

出嘉峪关，过玉门，越向西去，越是荒凉，在通向星星峡的大道上，简直找不出什么行旅来，而这时，暮春三月，又正是西北高原上的风季，烈风将地上的砂石，尽皆吹了起来，不一会，便见到一辆马车，由两匹黄马拉着，向前驰了过来。

虽然已是暮春，但西北高原上的天气，仍是十分寒冷，只见车座上的车夫，穿着一件老羊皮袄，戴着大皮帽，缩着头，根本看不清他的面目，只可以看出他的身材十分高，坐在车座上，佝偻着腰，便还有四五尺，若是站起来，怕不在七尺开外。

车厢十分简陋，是北方常见的车子，而车厢四周，则套着棉套，连窗子上也挂着棉布帘子，车厢内的一切自然看不到。

这辆马车，一直向西行着，直到中午时分，经过了一座白杨村子，那车夫才懒洋洋地一挥鞭，“霍”地一响，车子便停了下来。

也就在这时候，突然听得一阵急骤的马蹄声，由西而东，

传了过来。

由于那一阵马蹄声，来的是逆风的方向，所以本来的声音，全为风吹散，等到声音一传入耳中，七八匹骏马，带起老高的尘头，便已经驰近。

那七八匹骏马，一到了近前，便作一字排开，那些骏马，扬鬃踢蹄，尽皆不住长嘶。

只见那车夫抬起了头来，一副懒洋洋的神气，打了一个呵欠，马鞭向前一指，道：“一个，两个……一共七个。”

那车夫满面风尘，以致他有多大年纪，也看不出来。但听他的声音，十分苍老，便可知他是上了年纪的人了。

只见那七匹骏马，一齐向前踏来，步伐整齐，来到了离马车只有丈许远近处，马上七名大汉，全是黑色劲服，而且腰际一色地佩着一柄晶光四射的厚背薄刃，鬼头大环刀。

那七匹马来到了近前，正中那人在马上一拱手道：“来的可是沈姑娘？”

那车夫仍是懒懒地道：“天下姓沈的姑娘多着，不知你们要找的是谁？”

那大汉的面色一沉，“哼”地一声，但随即又浮上了一丝奸笑，道：“自然是自金陵一路西来，人称钟山隐侠，沈大侠之女了。”

车夫懒懒地一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我们小姐的父亲，正是人称钟山隐侠的老寿头。”

那大汉一听得那车夫如此说法，不由得猛地一怔。

因为驾车的乃是下人，那钟山隐侠，在大江南北，大有名声，本来乃是金陵城内，一十四家镖局的总镖头，凡是他押的镖，不论是多么贵重的物品，黑白两道武林中人，都得

卖一个面子，但是，区区一个车夫，却敢称之为“老寿头。”，这岂不是大大地不敬？

当下，那大汉只得干笑一声道：“说笑了，既是沈姑娘，敝庄柳庄主，请沈姑娘前去歇息，盘桓些日子再走。”

车夫“噢”地一声道：“原来是来请人的，不知你们柳庄主，如何称呼？”

那大汉一挺胸，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，你和你小姐一说，便知道了，咱们柳庄主，便是一刀镇西天柳生朴！”

车夫又是“噢”地一声，道：“这名字可怪得很呢，一刀归西天？被人家一刀，送归了西天，怎么还能请人到他庄上去盘桓几天呢，怪极，怪极！”

那车夫虽然是在自言自语，但是声音却是十分响亮，那七个大汉听了，面上神色，尽皆为之一变，而且，都现出了怒容！

这的确是他们从来也没有经历过的事，因为那“一刀镇西天”不但本身武功造诣极高，而且，武林中人，若是过了玉门关再要向西行的，莫不敢生事。那倒不仅为了不敢招惹柳生朴，而是知道“一刀镇西天”柳生朴实际上乃是西域天山绝项，魔教西宗中职位极高，仅次于宗主，两大堂主的东引使者。他之所以不驻天山魔教总坛，而在玉门关与星星峡之间居住，便是为了监视过往的武林人物。

而武林中人，即使惹得起“一刀镇西天”柳生朴，也不敢和魔教西宗结怨。

因为魔教东，南，北三宗，早已势微，唯有西宗，却是人才辈出，如今西宗宗主，更是一位异人，将魔教世传的几门神功，汇而为一，别创新意，实是无人敢轻易得罪！

但是，这样一个卑不足道的车夫，却故意将柳生朴的外号，“一刀镇西天”说成了“一刀归西天”，而且还加以取笑一番，那七个壮丁，自然大怒。

只听得正中那人，一声怒叱，一提缰绳，那骏马猛地踏前二步，那壮丁也一伸手，待要向车夫的面上掴来。

看那车夫的神气，木然不知所措，更不知躲避。但是那壮丁掴到一半，却突然收住了掌势，叱道：“看在沈姑娘面上，暂且奇下这一掌！”

车夫忙道：“多谢！多谢！”

那庄丁倒被他弄得啼笑皆非，道：“那你赶着车子，跟在我们后面走吧！”

车夫道：“你们那一刀归西天——”

七个庄丁，一齐怒喝！

车夫自顾自说下去，道：“和咱们小姐，非亲非故，请她去歇息，必然不怀好意，不去，不去！”

那庄丁叱道：“胡说，咱们柳庄主，谁不知道，乃是魔教东引使者，怎会不怀好意？”

车夫道：“不去了，我们小姐也不喜欢见外人的！”

那大汉实是忍无可忍，一声大喝，道：“我们是请沈姑娘，你瞎嚷什么？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手臂一长，五指如钩，便向车夫背上抓来，那车夫“呵”地一声，便已被大汉抓中，急得大叫大嚷道：“干什么，有强盗哇！有强盗！”

他第二下呼叫，还没有出口，那大汉又是一声大喝，手臂一振，已经将他从车座上面，直提了下来，往地上一放

那车夫便坐在地上，又叫道：“老骨头散了，老骨头散了，你们这是作什么？”

那大汉喝道：“滚开，不然送你上西天去！”

车夫畏畏缩缩地爬起身来，道：“大王，你们千万别难为小姐，我们身边，没有银子……”

那大汉忍不住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柳家庄中，银子成山，你要多少就取多少，谁还希罕你的银子？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一挥手，蹄声得得，其余六人，一起策马向前，已倏然将那马车，围在中心，然而，七人一齐中心下马来，那大汉一个箭步，来到车前，道：“沈姑娘，敝庄柳庄主，请沈姑娘去盘桓几日，尚请沈姑娘赏面，不要推……”

那大汉下面一个“辞”字，尚未出口，突然之际，在呼呼的风声之中，响起了几股锐利之极的嘶空之声，而那几股嘶空之声，才一传入耳中，那七人齐皆一怔间，各自的肋下，已然一麻，“咕冬”，“咕冬”，尽皆翻身跌倒在地！

只听得那车夫叫道：“不好，这七人中了邪哩，这七人中了邪哩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奔向前来，吃力地爬上了车座，挥动马鞭，蹄声得得，那马车又向前驶去，那七名大汉，倒在地上，作声不得，眼睁睁地望着车子去了。

车子赶出了半里许，回头望去，那白杨村早已隐没在风砂之中。

只见车窗开处，探出一个满头青丝，如黑缎也似，面目清丽绝俗的少女来，叫道：“吴伯伯，吴伯伯！”

那车夫回过头来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那少女一笑，道：“刚才那七人真讨厌，又是硬要留住人家，幸亏你本领大，全打发了！”

车夫笑了一下，但是突然又叹了一口气。

那少女人眼珠骨碌碌一转，道：“吴伯伯，是不是再向前去，又会有人阻路？”

车夫点了点头，一伸手，将头上的大皮帽拉得更低些，几乎连整张面孔都遮住了，沉声道：“风太大，你缩回头去吧，前面那姓柳的，十分难对付，就算我们过得了这一关，再向前去，一过星星峡，便有伦氏双魔，再向前去，便是魔教的势力范围，可能昆仑会派人山西赶来，打横截击，而在我们的身后，武当，峨嵋，少林各大派，以及五台，华山各派，都有高手在跟踪……”他讲到此处，面色突趋严肃，声音也显得沉重之极，道：“贤侄女，万一我难以保护你，你落入人家的手中时，该要怎样，你记得么？”

那少女望着车夫，眼珠转动，面带笑容，本来是一副天真烂漫的神气，此时更显得她心情愉快。

但是，车夫的最后一句话一出口，她面上，便突然罩上了一阵黯然的神色，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车夫道：“你再说一遍！”

那少女一扬手，扬起一条红绫手巾来，道：“这手巾的一角，有一个夹层，夹层中，包着一颗毒药，我如果落在人家的手中只要那么一咬——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便将手巾的角，送到口边去。

那车夫像是背后生着眼睛一样，就在此际，倏地转过身来，手腕一翻，手中的马鞭，“霍”地一声，挥了出去，正抽在那幅红巾之上，将整条红巾，卷了起来，这才喝道：“别当

好玩，巾角的毒药，有名的唤着“三步倒”，一入口，立即便死！”

他赶车的行动懒洋洋的，可是刚才转身，出鞭，却是快疾无伦！

而且，那少女将红巾向口中凑去，他仓皇之间抽出的一鞭，却又恰能将红巾卷了起来，准头之准，也是罕见！那少女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吴伯伯，你放心，无缘无故，我怎会自寻死路？有你在保护着我，我也未必会落入人家手中的！”

显然，那少女的心中，对于自己的前途，也觉得十分黯淡，而她之如此说法，也只不过是自己安慰自己而已。

那车夫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贤侄女，咱们也不必自欺欺人，前几天，武当三剑，一齐拦道，若不是他们一时间未认出我的身份，只怕当时便有麻烦了！而我的身份，终究会叫人认出来的，好汉难敌人多，贤侄女，到时，你就得小心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挥出马鞭，将红巾递了过去，那少女伸手接住，又叹了一口气，缩回头去，车夫又赶着车子，向前而去。

又向前走出了三四里，只听得又是一阵马蹄声，疾传而至，又是七个黑衣劲装大汉，一齐迎了上去，在车前勒住了马匹，正中一人，迎向前来，道：“咦！柳庄主以武林中极高礼数，‘千里迎客’之礼，来接沈姑娘，我们第一拨七位兄弟，竟未遇到么？”

车夫懒懒地道：“遇是遇到了，但是他们讲着话，忽然中邪，倒地不起了。”

那大汉面上现出了极其惊讶的神色，一拍手掌，立即有二人应声而前，那大汉道：“去看一看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那

两名大汉，应命而去。

那大汉道：“沈姑娘旅途劳顿，敝庄柳庄主，以武林中迎客最高礼数，请沈姑娘前去。”

那车夫本来是武林中一流高手，刚才，他在白杨村中，一手同时发出七枚暗器的那种手法，“七星齐飞”武林中会的人，便寥寥可数，此际，为了保护车中那少女，他才乔装为车夫的。

他当然知道，那“千里迎宾”之法，是武林中对对方极其尊敬的礼数。

这种礼数，每隔片刻，便派出一批人来，直到将来人迎到目的地为止，“一刀镇西天”柳生朴如此做法，当然是别具用心！当下他道：“这件事，我们小姐已知道了……”他正在说道，又是七匹骏马，旋风也似，带起老高的尘头卷到。

那七匹骏马一到，才一停下，车夫的心中，便不禁为之一怔。

因为，这一批来的七人，俱都在四十上下年纪，态度轩昂，气度非凡，和以前两批马上大汉，绝不相同，他们腰间，虽也一杆跨着厚背薄刃刀，但是身上的劲装，却是红色的。这七人，一望便知武功有相当的造诣。

这七人一到，那在和车夫交谈的大汉，便上前向正中一人，耳语几句，那人厉声道：“有那等事？”手一挥，连同他自己在内，七匹骏马，又一齐向前，疾驰而出，一时之间，马来马往，蹄声震地，风砂蔽天，就在那七匹马疾驰而出之际，荡起的黄沙，将车子和另外五人，一齐遮住！

也就在此际，只听得那车夫叫道：“呵呀！这穿金晃晃衣服的是什么人？”

他叫声未毕，便听得“咕冬”，“咕冬”声，不断有人从马上跌了下来。

车夫却大叫道：“金甲神来了，快逃呵！”

他一面叫着，一面赶着车子，冲出了黄砂，回头看时，只见黄砂渐渐低了下去，那五个人已一齐由马上倒截了下来！

那车夫连连加鞭，马车向前疾驰而出，不一会，前面便出现了一条岔道，车夫一提缰绳，马车向岔道转了过去。

转入岔道之后，马车越驶越快，转眼之间，便驶出了七八里，但是倏忽之间，只听得马蹄声自四面八方而来，一共有二十一匹骏马，已一齐疾驰而至，将车子团团围住。

那二十一匹骏马上的大汉，全是红色劲装，只有一个老者，白髯飘胸，身上却是一件宽大的灰布长袍，众人一将车子围住，那老者便道：“沈姑娘留步。”

车夫道：“咱们小姐有点不舒服，不能见客，各位大爷请谅！”

那老者道：“若是不舒服，那更该到柳家庄去，歇息数日！”

车夫道：“我看不必了！”

那老者的目光，十分凌厉，如同两道冷电般，注定在车夫的身上。

正在此际，又是一骑飞至，来到老者面前，马上黑衣大汉，翻身下马，恭身而立，道：“几十位弟兄，已将方圆数十里查遍了，绝无他人！”

那老者“哈哈”一笑，道：“这个我早已料到了，一位武林高手，就在咱们眼前！”其余众人，面上皆露出讶异之色。

那老者伸手向车夫一指，道：“阁下真人不露相，想必是